

南方想象的诗学

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

张学昕 著

南方想象的诗学

——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

张学昕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序 / 1

引论 苏童的写作：南方想象的诗学 / 1

第一章 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 / 17

一、童年生活与小说写作 / 21

二、外国文学对苏童小说写作的影响 / 31

第二章 苏童小说的母题 / 41

一、对“历史”的诗意描摹 / 41

二、家族之罪与苦难渊薮 / 46

三、逃亡：生命的仪式与狂欢 / 53

四、“性”象的颓败 / 59

第三章 苏童小说人物的美学谱系 / 68

一、“城北地带”少年血的黏稠 / 71

二、孤独“红粉”的剩余想象 / 83

第四章 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 94

一、“先锋”中的“另类”书写 / 94

二、“古典性”和“抒情性”的张力 / 99

三、“时间感”与小说叙事 / 106

四、灵动的文学意象 / 113

第五章 苏童短篇小说论 / 121

一、叙事策略与唯美形态 / 124

二、“叙述”对“记忆”的精微表现 / 131

三、结构和语言的力量 / 135

第六章 论苏童的散文创作 / 144

一、沉潜的神韵 / 145

二、返观内心的言说 / 149

第七章 苏童的唯美写作及其意义 / 155

一、当代作家的唯美写作 / 155

二、苏童小说写作的“灵气” / 164

三、苏童小说的叙述语言 / 180

四、《碧奴》——经典的唯美文本 / 193

结语 唯美：永远的寻找 / 202

参考文献 / 207

附录一 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 / 211

附录二 “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困境” / 236

附录三 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

——关于短篇小说的对话 / 241

附录四 历史幽暗处生命与灵魂的跳转

——读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 / 253

附录五 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 258

后 记 / 279

序

刘中树

张学昕的《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是当代苏童研究的一部力作，如作者所述，本书“以历史的美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兼及心理批评、解构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采用宏观概括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式，将苏童小说置放于一定时代、历史条件下进行全方位的艺术考察，对其写作历程和文本价值及其特征作出令人信服的描述。论证代表着‘南方写作’的苏童，其小说文本的现代唯美特性、艺术价值及其意义，并找出作家写作的心理起源和现实发生依据，以此显示出苏童‘这一个’作家的独特个性的风貌”。由此观之，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对苏童作出专门、全面、整体研究的开拓创新之作。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突出、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贵的是，张学昕以其敏锐的审美感悟和深刻的史识洞见，慧眼识珠地发现、认识、把握住这一重大的文学现象，对苏童的创作进行跟踪阅读和评论，已有十多年了。这原初的驱动是作者与阅读、研究对象苏童创作的内在的心灵共鸣和精神联系。张学昕曾不止一次地表述自己的

这种感受,他说:“我在阅读中深深感受到我与他小说之间所建立起的一种契合、和谐的精神同构性,或者说相互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神秘联系。”“我承认,我喜爱苏童的小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相信我与苏童的小说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同构性。我与苏童对此曾多次进行了‘对话’,两个同时代的同龄人,许多感觉和判断是非常接近的,很多东西是心领神会、无需言表的。所以,每当谈起我们这一代人与文学、生活的种种‘情结’,我们常常是‘无语’的。因此,对于我,更多的时候总是与苏童笔下的人物进行直接的交流,常常在美妙的文学想象中完成一次次愉悦的阅读。我竟然也像苏童二十几年来始终‘陷’在苏州那条老街——‘香椿树街’一样,也深陷在苏童的文学叙述里,我知道我在对苏童小说阐释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解读自己的内心。”在这里,我不惜笔墨地大段引用了张学昕的表述,因为只有探视作家苏童和评论家张学昕之间相通的心灵感悟,才能深切地了解为什么本书的论述都是以对苏童创作文本的具体的、深入细致的、贴切的、富有激情的、感同身受的诗意解读为依据的,才能准确把握张学昕的苏童研究的独到之处,才能找到进入本书阅读的探幽之路。对此,本书附录中的《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困境”》这两篇,是不应忽略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昕的苏童研究并未被激情和感性认知所囿,而是在十几年对苏童作品的阅读与评论的不断深入过程中,自觉地努力突破最初的“感悟式”、“沉溺式”阅读,对苏童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阅读和理性的理论梳理、探究,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对苏童的创作做理论上的思辨和把握。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的预期目标,本书作者从文本阅读、理论准备和研究资料的搜集、阅读、分析以及研究现状的梳理等几个方面切入,为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作者在对苏童创作做跟踪阅读与评论的十几年中,认真研读了苏童的全部作品文本,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对话、访谈等,也就是说,作者细读了苏童自1983年涉足当代文坛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几乎全部的作品文本和有

关的创作言论文字,以此作为其苏童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作者认识到“从这些文本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童写作题材、风格、技术的整体趋势和发展变化,可以分析其作为一位仍处于旺盛写作状态的当代小说家的自我建构过程,以及他小说的具体语境、叙事观念、内在精神的独特性”。作者认为文本文献是给他的研究提供和产生经验深度及诗性的重要学术依据。因此,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苏童创作文本的大数量的,从内容到艺术形式的细致的艺术分析和解读,因而读者阅读本书,也要从阅读苏童的作品入手,这样才能对本书的内容有所鉴别和领悟。本书作者张学昕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是有学术追求的,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时刻自觉地发现自己的不足,比如他及时地察觉到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理论性远未达到应有的深度,感性、感悟性、情绪性的描述和分析常常会挤压掉学术理性,于是对苏童的研究,他就特别注意了必要和必需的理论准备,精心阅读有关的中外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著作,从中吸纳理论的启迪和方法论的借鉴。这也是他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能始终保持学术活力的原因。关注苏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全面搜集、整理、阅读、分析苏童研究的资料,使本书的立题、立意具有现实研究的根据和学术高度,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辨识和判断中发现苏童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也使本书避免了主观臆断,具有了科学的学术性。上述三个方面造就了这部具有诗情画意和透彻的理论分析,深刻的理性思考与审美的诗性感悟相融合的颇具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全书“从苏童的小说、散文等文本出发对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所受影响、小说意识、小说母题、叙事形态、唯美风格、小说人物形象、文学叙述语言等进行细致考察,并对其重要作品做个案分析,揭示和论述苏童写作最有活力的创作景观”。诚如作者所言,作者是用足了力气对苏童的创作做全面、深入细致地论析,而且颇有独到的创新见解,提升了苏童研究的学术水平。我觉得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上述的论析,为我们点出了真正认识、理解苏童,领悟苏童创作的思想艺术价值和风格特点,感受苏童及

其创作的审美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要点、视点,这就是贯注苏童写作始终的内在底色和基调的南方气质、“南方想象”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美学风范,即苏童的南方写作和唯美写作。

南方写作、南方想象,这既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又是我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本书作者把南方写作的“南方”界定为“江南”,突显了江南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质,认为这种江南特质的现实想象,“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题材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富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以渐渐‘消逝的历史’和衰朽、腐败的家族、家庭为故事,而‘江南’普泛的消极、虚无、逃避、放弃姿态,成为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由于作家对生存的比较普遍的关心,对价值的疑虑,使他们的文学叙述显现出哲学的深度。”而“江南格调”则“构成了‘南方想象’的最基本的底蕴和色调。”“古往今来,及至现当代,江南的文人世风,诗学经验,为他们以诗的气质进入小说埋下了种子。朦胧、氤氲、古典、雅致,不失艺术体统的节制,叙述善于敷衍成篇,工整秀丽又不乏枝繁叶茂,蔚为飘逸,使文字中升腾出华丽而精妙的气息。”“叙述语言的主体性、抒情性和意象气韵”,则“形成了南方作家写作的诗人气质和唯美气韵”。从这里,人们是可以触摸到南方写作的“非常诗性化的、充满诗意的柔软质地,感受到近千年来在词语中完成的个性化的江南的文化魅力”。以南方写作的江南文化气质综观当代具有南方气质、南方想象的作家创作,本书作者鲜明地指出,苏童以江南的“香椿树街”、“城北地带”、“枫杨树乡”为地域半径的系列创作,“几乎全部以南方为书写背景和表现内容”,“其所叙述的生活也笼罩着浓郁的南方世界的气韵”。“无论是人物的酸楚动人、别具意味的命运,还是文字中发散出的时代气息,都不能不让我们为叙述的睿智和独异的气质而生出崇敬之意。”视苏童为当代“南方写作”、“南方想象”的代表人物,张学昕高度评价说:“从其整个写作看,早

已超出了此间个案的意义,而无可争议地成为‘南方想象’、‘南方写作’在当代再度崛起的标志或旗帜。”这一评价,我想是可以被公众认可的。

通读全书,我们看到作者用了大量的文字篇幅论述苏童的唯美写作及其意义。这里所谈的唯美写作,作者认为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而是一种文学立场、一种艺术感觉方式,或者是一种艺术传承、一种文学精神。“唯美的写作倾向和立场,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是艺术和人生在形式策略上的嫁接点。”在论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创作所焕发的唯美意识和唯美气息,统览当代文学的唯美写作,作者从苏童写作的小说的语言,浸润在心性神韵之中的作品的灵气,由妙语而来的激情的喷发,蕴藏在小说文体之中的别致的美感、洒脱之气,以及文学世界的迷人和丰富,触到了苏童现代唯美写作的特征,看到了苏童有别于他同代作家的独到之处,认定“苏童应该是当代作家中在唯美写作这一路走得最远,也是最自由和最自然的一位”。书中对苏童小说写作“灵气”的艺术的哲学的阐释,对苏童作品的语言感觉、语言风格和苏童小说叙述语言的“古典性”、“抒情性”、“陌生化”、“诗化”的解析,对经典的唯美文本《碧奴》等小说文本的细致解读,启示我们要从苏童小说文本的阅读中捕捉苏童写作的灵气和语言创造,深入苏童写作的艺术形式、艺术精神,领会苏童写作的唯美灵韵,才能真切地认识苏童及其创作。

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创造,是离不开人的生活世界、生命体验、审美追求和艺术想象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人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感受,创造文学艺术形象和意境,展现人的情感体验的审美世界。文学作品作为人的审美艺术世界的载体之一,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构成了这一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并以此认识和把握人的生活世界。文学批评与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艺术世界审美意义的反思和认识、揭示和阐发,使之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人的“个我”意识。因此,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创作主体和批评与研究主体的人的世界观、人生体验、文

学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学术品格、学识素养和思维方式、理论方法,对准确、深入、具体地把握创造人的审美艺术世界的文学作品,对把握和阐发批评与研究客体对象的文学作品所深蕴的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苏童的“南方写作”、“南方想象”、“唯美写作”,也应该从这里探求哲理的阐释。

学昕是当代有影响的评论家、苏童研究专家,我对苏童及其创作疏于研究,理解不深,上述文字算是我阅读学昕这部大作的一些心得,写出来给学昕这部著作的读者作个阅读参考,以此权充作序吧。

2009 年 8 月

| 引论 |

苏童的写作：南方 想象的诗学

—

我相信，熟悉或喜爱苏童小说的人，都会在当下这个被许多人称之为“文学式微的时代”或者“技术主义时代”惊异于他的写作状态或叙事立场，惊异于二十余年来他对自己写作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品质的坚守。回望他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或者说，会为他梳理出一条精彩而自然的文学、精神活动的轨迹：他极其自我地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先锋状态，超越浮躁、焦虑、复杂的 90 年代写作现场，翻过自身种种写作困境的栅栏，以自己的小说成就，构筑了自己独特而厚实的文学文本世界，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建立了近乎经典的具有浓厚唯美品质的写作范例。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苏童身上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成长、变化和成熟并创造独特小说美学、创造文学奇迹的现实，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 20 世

纪末和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的精神状态、艺术创新、文学变革,以及作家苏童以自身的文学实践、与生俱来的艺术敏感,铺展、繁衍自己极富个性的文学世界,并与世界文学真正对话的智慧和勇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世纪之交的复杂、动荡的文学风云变幻中,苏童在文坛偏安一隅,虽曾裹挟于“先锋潮流”之中,却又超然于种种所谓“运动”、“叙述成规”之外,虽具“先锋”气度,却又不失“古典”风范。尤其他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汉语写作中文学叙述的“陌生化”所产生的表意效果,更接近文学的审美本性。他没有许多作家面对多变的文化现场、时代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和“表意的焦虑”。实际上,在他写出《妻妾成群》、《南方的堕落》、《红粉》之后,他就已经脱离了文学史家为他界定的“先锋小说”的范畴,进入一种非常具有古典气质的写作情境和状态。在此后的大量短篇小说写作中,他追求着精妙而质朴、深邃而瑰丽、梦幻而细腻的小说品质,熔中国传统写实和西方现代叙述技巧于一炉,使短篇小说的艺术形态、文体焕然一新:精致、纯粹而想象力丰盈。

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他仿佛一次次地“回家”,回到“过去”,回到记忆,回到生活本身,也回到想象的天空。有时又如同一次次远足旅行,在写作中被人物或故事牵引着做陌生而神秘的游历,进行着一次次精神的还乡。苏童在有意与无意之中体现出对“文学边缘化”时期严肃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的执著和捍卫。他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用内在的激情与文学信仰,维护了文学本身的尊严和力量。其作品浓郁的“古典主义”意味,就是对当下“工具理性主义”、“技术主义时代”的疏离和超越。写作,既丰富着他自己的心灵,也承担着人文理想和美学价值,为读者的心灵世界提供精神、文化食粮。一句话,苏童的写作是为了建立普遍的精神良知而写作。因此,我们说苏童有两个心灵世界:一个用来应付日常生活,一个用于幻想从而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在这后一个世界里,看到了其小说艺术的独特

魅力。

相对于他的同时代作家,包括与其一起“出道”且后来成就斐然的作家,苏童似乎更倾力于小说艺术自身的“微言大义”和汉语写作所可能产生的语境或情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下喧嚣的文坛,他实际上是最“边缘化”的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些年来,苏童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对小说艺术的执著追求及其写作的姿态,始终没有大的起伏和波澜,苏童智慧地在写作中区分和处理了现实和现实感的差异,在享受写作个性自由的同时,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中,进行着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写作。苏童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写作,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转变,他们不仅打破了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重新创立了一种更具美学意蕴的文学话语,而且,更多地回归到个人的才情和美学追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文学话语轻松地越过简单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摆脱了小说仅仅是抽象的思想分析的对象和“社会文化批评”研究对象的尴尬境地,而进入美学的、修辞的领域,进入丰富的文学表现、文化历史的层面。即使将苏童的写作历程及其作品放到当代世界小说创作的格局中,我们仍会强烈地感觉到,他在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对中国现代、当代生活的开放性和隐秘性,以及对于现代小说元素富于优越感的深入弘扬,体现出他以自己的方式和对文学的理解,积极参与当代小说写作历史转变的诚恳和率真,同时,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与众不同的禀赋、气质、想象力、语言方式、风格类型。我们感受到他的小说艺术从现代重返古典、从先锋抵达浪漫的微妙变动。特别是,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时代商业、消费意识、消费倾向的喧嚣所带来的审美错乱,苏童在二十余年的写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质,并以其卓越的感受力、惊人的想象力、独特的表现力,对历史和现代生活、对人性的参悟,从故乡小街、小镇的实景百态,到20世纪30年代的深宅秘闻,到王朝帝王、草根平民的传奇生涯,透过他的小说意欲展示的,是现代

人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体验。他以江南的类似于美国作家福克纳^①“约克纳帕塔法”的在地图上还不及邮票般大小的“香椿树街”、“城北地带”、“枫杨树乡”为地域半径,创作出无数鼓胀着生命力的或传奇,或平静,或凄艳,或沉郁的故事。其中,无论是人物酸楚动人、别具意味的命运,还是文字中发散出的时代气息,都不能不让我们为叙述的睿智和独异的气质而生出崇敬之意。我们很难说,《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端白的命运就是一个“走索王”的命运,《米》中的五龙就是一个充满罪恶感的男人,也无法判定,《红粉》、《妻妾成群》等大量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或单纯,或恍惚,或匪夷所思的生命形态是关于人生的简单写意和素描,他们都不是被轻易灌注某种作家个人意志和理念的象征。我想,端白是一种梦想,五龙是一种欲望,秋仪是一种命运,颂莲则是一种苦难,或者说只是一种悲凉人生的化身。他们都在南方的无法逃离的魅人秩序中张扬着或沉溺着。他写作的最初动机,或许没有太多对“意义”的寻求或期待,但苏童对于文学叙述的热情和敬畏,使得他的语言才能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发挥,使他的出色的想象力渗入准确、细致的细节描绘和复杂热烈的情感流动,人物、故事、情绪、色调、节奏交织和谐而见功力,尤其短篇小说,从未见有断裂游离之感。许多篇章通篇叙述质地绵密,激情内敛。我们在他这些年的写作中,看到了一个文学信徒对自己文字的虔诚经营和快乐向往,并不断地在写作中放大自己的目光。把精炼的风格,实验的精神,古典的品质,这些文学气质和劲道赋予今天的苏童,我以为丝毫也不为过。我们清楚,在现时的物质文化空间里,一个坚实的作家用心去写小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阅读苏童写出的这些好小说,也确实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①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著名作家。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列小说表现了美国南方 150 年来的社会变迁。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等。

苏童说过,“作家可以不要风格,只要你的自由”^①。我想,苏童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要远离自己给自己埋下的文字陷阱,因为那是一种枷锁或者死亡的形式,他恐惧在风格建立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实际上,作家的写作永远都处于一种难以避免的矛盾和悖论之中,他在渴望自己风格及其价值的同时又忧虑风格像引力一样限制和操纵自己的写作。苏童也像所有有出息的作家一样,顽强地与自己的风格搏斗着,不断地跳出自己的语言和叙述为自身编织的罗网而获得艺术的再生。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度过了写作的“青春骚动期”和“膜拜期”之后,写作的狂热、野心和激情一定会衍生出一个自由宽广的创造领域,清晰的现代小说意识,匀称美观的小说结构,饱满自信的语言形状和语感意绪,文字的多重意义和丰富内涵,必然会产生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这是作家实现自己写作梦想的前提和基础。苏童就是这样在小说之中、风格之外,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个不同凡响的小说世界和想象空间,使我们得以看到苏童日臻至境的“南方写作”。

二

我认为,苏童最具个性的文学魅力在于他的写作和文本中呈现出的南方气质、“南方想象”形态以及与之相映的美学风范。这种气质和风范,也成为贯注苏童写作始终的内在底色和基调,形成别具风貌的文学叙事。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或阐释的就是“什么是南方写作?”“什么是南方想象?”这些较难界定的概念和问题。这些古老的话题,尤其关于“南学北学”、“诗眼文心”等学术论题,在近代、现代就有许多学者对此做过不少论述。若在文学写作学的意义上进行考察,则需从文化、文学的传统渊

① 苏童:《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源、人文地理的沿革方位、语言与思想的品质、“言语悬殊”等诸多方面入手。对此,学者王德威曾有过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文学的地理上,南方想象自楚辞、四六骈赋起直至明清的声律学说、性灵小品、江南的戏曲丝竹,无论雅俗,都折射出文采斑斓、气韵典丽的风貌,而历来的“南渡、南朝、南巡、南迁、南风”,还有政治、经济诸多因素,都使得南方想象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象征系统。王德威在描述苏童的创作时特别强调了苏童写作的南方“民族志学”问题:“检视苏童这些年来的作品,南方作为一种想象的疆界日益丰饶。南方是他纸上的故乡所在,也是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走笔向南,苏童罗列了村墟城镇,豪门世家;末代仕子与混世佳人你来我往,亡命之徒与亡国之君络绎于途。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了——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①汪政、晓华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批江浙的年轻作家,他们身上洋溢着有一股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样活跃于文坛的“陕西作家群”、“北京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不同的风味,它自然而然地让我们重新想起南方写作的存在。他们结合江浙作家的写作,将作家与南方文人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突出这种写作中那些怀旧、伤感、精雅、女性化的方式^②。

更为确切地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南方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江南写作”,这似乎是更为具体的一个命名,因为“江南”是有既定概念的,而“南方”则没有一个概念上的准确界定。我之所以使用“南方写作”这样一个称谓,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和意义上理解南北文化造成的文学写作上的差异性。从文化上讲,具有强烈阴性文化色彩的江南传统的形成,是盛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以来延续、沿革至今的一些文化因素所致。应该说,江南文化相对比较完美,是“完成”得非常

①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7页。

② 汪政、晓华:《南方的写作》,《读书》1995年第8期。

好的一种文化风尚或风格,它包括文化上的、地理上的,也有包含其中的日常的生活状态。既有空间上的发散性,也有时间上的纯粹性。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文本,通过充满文明气息的江南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在一个特别纯粹的时间状态中、特别感性的空间维度里,触摸到它非常诗性化的、充满诗意的柔软质地,感受到近千年来在语词中完成的个性化的江南的文化魅力。毫不夸张地讲,江南文化不仅体现了南方文化的魅力,也曾较长的时期里成为一个民族文明的高度,而其中的文学则真正地表达出了它的个性的、深邃的意味。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化、文学在一种相对自足的系统内,呈现出了生长的和谐性、智慧性和丰富性。自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钱锺书直至当代的汪曾祺等,他们的想象方式、文体和形式感都呈现着独特的江南风貌,与中原、东北、西北甚至江南以外的文学叙事判然有别。而南方文化、南方文学绵绵不绝的世世相袭与代代传承,更加显现了自身精神上的相近、相似性和地域文化上的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新一代的江浙作家的身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禀赋和气韵。同前辈作家相比,学识、才情、心智构成,对文化、文学精神的体悟都个性十足,鲜活异常,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自1980年以来崛起的当代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新一代中国作家。他们的大量小说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符码,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南方、记录人类的心灵史。概括地说,这种写作的叙事美学特征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厚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理解世界的特别方式。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以渐渐“消逝的历史”和衰朽、腐败的家族、家庭为故事主心骨,而“江南”普泛的消极、虚无、逃避、放弃姿态,则成为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由于作家对生存的比较普遍的关心,对价值的疑虑,使他们的文学叙述显现出哲学的深度。二是“江南格调”构成了“南方想象”